

译文集 周瘦鹃

Zhou
Shou Juan
YIWENJI

[美]华盛顿·欧文 等 —— 著
周瘦鹃 —— 译



这一番花残月缺

我们所爱的一人倘失去了，我们苦苦地要把他的脸记在心坎中，往往像流水般一瞥而逝。但是这个人的脸偏要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眼前，也唯有他的姓名，从过去的黑影中涌现出来。此外有好多少人的姓名，我所应当记得的，却都模糊不清，仿佛用没旋准的望远镜望那海中岛屿一般。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周瘦鹃
译文集

Zhou
Shou Juan
YIWENJI

[美]华盛顿·欧文 等 —— 著
周瘦鹃 —— 译

这一番花残月缺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这一番花残月缺 / (美) 华盛顿·欧文等著 ; 周瘦
鹃译 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 , 2018.1

(周瘦鹃译文集)

ISBN 978-7-5205-0915-2

I . ①这… II . ①华… ②周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世界 IV . ①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2843 号

责任编辑: 梁玉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06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辑一 春

惩 骄 / 003

鬼新娘 / 011

阿 兄 / 021

未婚妻 / 035

亡妻的遗爱 / 038

无可奈何花落去 / 043

辑二 夏

游侠儿 / 055

奴 爱 / 067

洪 水 / 072

于飞乐 / 096

意外鸳鸯 / 101

美人之头 / 118

辑三 秋

欲 / 133

面 包 / 139

复仇者 / 150

伞 / 156

欧梅夫人 / 166

伤心之父 / 172

这一番花残月缺 / 178

辑四 冬

杀 / 187

帷 影 / 202

酷相思 / 211

薄命女 / 216

宁人负我 / 221

莲花出土记 / 230

辑一◎春

惩 骄

〔美〕H. B. 斯托夫人

一所精舍的窗下，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，每逢艳阳之天，这树上便开满了千朵万朵的红花。一片胭脂色，照眼欲笑，到了秋天，一半儿便结成了鲜艳红润的苹果，也像那艳艳春花一般可爱。

这上边的窗中便是一间育儿房。房里的墙上糊着一色碧绿的纸，窗前垂着薄纱的窗帷，洁白如雪。每天早上，总有五个小孩子到这房里来，身上都还穿着睡衣，那黄金之发也散满了一头。大家正在那里候着更衣梳洗呢，那两个最大的唤作爱丽丝和曼丽，都是明眸玉颊、七八岁的小娃娃。她们肩下却是两个壮硕的小子，一个叫杰密，一个叫却利。最小的名唤爱伦，大家却替他起了外号，唤他做小猫儿。他们姊妹兄弟间也都小猫儿、小鸟儿地乱嚷乱叫，表示他们的亲热。

每天大清早，总有五个小头从这窗中探将出来，接近那繁花密叶的苹果树。因为有一对知更雀在近窗的一根丫枝上造了个美丽光致的窠，它们天天衔泥劈枝，忙着造窠，那五双明如春星的小眼睛，也天天瞧着它们。

那两只知更雀见他们瞧着，先还有些怯生生的，后来瞧惯了，倒也不在

意，觉得这窗中五个卷发如蚕的小头，正和那四下里的红苹果花和那树下的雏菊杯形花没有什么分别。至于那五个小孩子呢，自然也很爱这一对知更雀，见它们造窠，总得出力相助，有的丢几团棉花过去，有的丢些丝线绒线过去。为了这个，竟在他们摇床中的绒被上弄了个窟窿，爱丽丝也把她的袜带剪了两段，大家争先投赠，十分慷慨。好在那知更雀随到随受，来者不拒，不论什么东西都会造在窠里，造得也工致动目，俨然有建筑家的本领。大家瞧了快乐得跟什么似的，往往向它们两个说道：“小鸟，小鸟，我们把被中的棉花和袜上的绒线一股脑儿送给你们，你们可得温暖咧。”末后，他们做这慈善事业益发热心了，竟然从他阿妹头上截下了一卷艳艳黄金发，丢将过去，姊妹们见那发儿金丝似的在那窠里飘着，都拍手欢笑起来。

窠儿成时，煞是可爱，那小孩子便一起唤它做“我们的窠”，又称那知更雀是“我们的鸟儿”。

哪知有一天，他们益发兴高采烈了，原来一天早上他们的小眼睛张开来时，陡地望见那窠里已有了个浅青色的蛋，以后每天总多了一个。他们也一天快乐胜一天，五天以后，早有了五个蛋。于是大家得意地说道：“这五个蛋实是送给我们的，不久我们各人就能得一个鸟儿咧。”说时便笑着跳舞起来。

往后那母鸟就天天坐在那蛋上，每天朝夜，这育儿房的窗中倘有一个小头探将出来时，总见那母鸟一双又圆又明的眸子骨碌碌地转着，也似乎很恳切地等小鸟出来呢。那五个小孩子最是性急不过的，渐觉等得不耐烦咧。但是每天就餐时，依旧取了面包糕饼放在窗槛上给那母鸟吃，那母鸟也依旧耐性儿坐在那蛋上。

一天，杰密很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不知道它可要等多少时候？我不信它再会孵成什么小鸟呢。”

那小爱丽丝却很庄严地说道：“怎么会？你等着吧，杰密，这些事你哪里知道，要知孵成小鸟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据老撒姆和我，说，他家的老母

鸡须在蛋上坐了三来复^①才能孵成小鸡呢。”

但是要他们五双小眼睛巴巴地望它三来复，也是很气闷的。当下杰密便说：“知更雀的蛋比鸡蛋小，哪里要这三来复的工夫。这种道理，谁也不明白来。”杰密平时往往自负明白，仿佛世上万事他没一件不知道的，所以在姊妹们中也自以为是大大阿哥，只大家虽是议论着这知更雀的孵蛋问题，究竟脑筋简单，论不出什么究竟来。

但是一天早上，大家探头到窗外瞧时，却见那双圆溜溜亮晶晶的小眼睛已不知道往哪里去了，但见那窠儿里似乎有一堆毛茸茸的东西，大家一瞧，禁不住嚷将起来：“咦，妈妈快来瞧，那老鸟儿忽地抛下了窠去咧。”

正这样嚷着，猛可地瞧见那窠里张开了五张红红的小嘴来，原来那一堆毛茸茸的东西，正是五只小鸟又为了挤在一起，所以瞧不分明。

那时曼丽开口说道：“这些东西好不可怕，我却不知道鸟儿初生时竟像是怪物呢。”

杰密道：“瞧它们仿佛单生着嘴，没有身体似的。”

却利道：“我们该喂它们才是。”说时扯了一小块姜饼，向那窠儿丢去，一边说道：“小鸟儿，这些姜饼送给你们吃的。”

谁知这一丢却恰恰丢在窠外，掉在那杯形花中，倒受用了两个蟋蟀，给它们饱餐了一顿。

这当儿他们的母亲放声说道：“却利，你可仔细着，我们并不知道那喂小鸟的法儿，还是让它们爸爸妈妈回来喂吧。它们两口子大清早飞将出去，就是替它们小的去觅早饭呢。”

那母亲的话果然不错，正这样说着，陡见那密司脱^②知更雀和密昔司^③知更雀已穿过了这苹果树上一条条绿枝，飞到它们窠里。那五只小嘴便不约而

① 旧时称一周为一来复。

② 即先生。

③ 即女士。

同地张了开来，那老子娘便把嘴逐一凑上，不知道送了些什么东西进去。

那小孩子们天天瞧那一对老鸟喂着小鸟，直当作一件最有趣的事。那母鸟喂食的时候就坐在窠上，把翅膀去熨暖它的子女；那老子却坐在这苹果树的最高枝上，得意扬扬地瞧着，一天又一天，瞧五只小鸟儿已渐渐长大起来，起初瞧去，不过是五只红红的嘴儿，到此已成了五头羽毛斑驳、躯体壮硕的小知更雀。眼儿又圆又明又带着狡猾的样子，恰跟它们老子娘一个样。

那小孩子们见它们已长大了，便又唧唧啾啾地谈论起来。

曼丽道：“我想给我鸟儿题一个名字，叫它作棕色眼。”

杰密道：“我的就唤作元首，因为我知道它也定能变成一只出类拔萃、独一无二的小鸟。”

爱丽丝道：“我的鸟儿就叫作歌手吧。”

到此那个最小的爱伦也嚷将起来：“我的该唤作秃笛，平日间你们不是惯常唤我秃笛利么？”

却利也大声道：“我们该向秃笛利道贺，因为他的鸟儿最是可爱呢。至于我的那只，就唤作斑点如何？”

此时那五只小鸟居然都有了名。它们渐长渐大，挤在一窠里头，那小孩子们瞧着它们，不知不觉地记起一首小诗来。诗意说是鸟儿同在一窠，总很和睦，孩子们同在一家却要相骂打架，那是很可羞的事。

他们时时唱着这诗，以为这些话万万没有错的，只是眼前瞧了那五只小知更雀的情景，却有些不和起来。原来它们相骂打架的工夫，也和小孩子们没有什么高下。

那五头小鸟中最强最大的便是元首，往往挤着它弟妹们乱吵乱闹，吃东西时也总抢那最多的一份。每逢密昔司知更雀带了什么好的东西回来，那元首的红嘴儿便张得大大的，不但如此，且还骚扰个不停，仿佛这窠儿都是它一鸟的天下一般。

它母亲瞧不过去，时时教训它，不许贪嘴，有时故意使它老等着，先喂

了弟妹，然后喂它。然而它却老大地不服气，一等母亲出去就在它弟妹身上报仇，闹得翻天覆地，扰乱窠中的治安。

那斑点倒是一头很有精神的鸟，见元首这样不法，总伸着嘴儿去啄它几下，双方不肯退让，动不动就斗将起来。可怜那棕色眼原是一头温柔和善的鸟，见它哥儿们斗时，总瑟瑟缩缩地避在壁角里发抖，害怕得跟什么似的。至于那秃笛和歌手，倒像两个好姊妹，彼此十分和睦，整日价没有什么事，只唧唧啾啾地闲谈着，有时还骂它们阿兄行为恶劣，毫不回护，从此打架相骂的声音，时时杂然而起，直使它们窠中再也没有太平的日子。

总而言之，这密司脱和密昔司知更雀的家庭并不是那诗人意想中的家庭。

一天，元首忽地向它老子娘说道：“这老窠儿简直是个拥挤沉闷的洞儿，使人如何耐得？况且我们这么大了，也该出去逛逛，可否把飞行的功课教了我们，放我们出去么？”

它母亲答道：“我亲爱的孩子，我们只等你们羽毛丰满，有了气力，便须教你们飞咧。”

它老子也接着说道：“你还是很小一只鸟儿，该好好儿服从你老子娘才是，耐性儿等到羽毛丰满了，自然由你到处飞翔呢。”

元首一声也不响，把它的小尾儿搁在窠儿的边上，向那下边绿油油的草儿和黄澄澄的金花菜望着，又望那上边蔚蓝色的天空，一边悄悄地在那里想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？我还须等到羽毛丰满么？阿父阿母都是些迟慢的老东西，偏要把那种呆蠢的意见，挫折我一往直前的勇气。它们倘再这样迟迟不发，吾可要自由行动咧。只消趁它们不知不觉的当儿，便一飞冲天而去，不见那些燕子，翩翩跼跼地在那碧空中掠来掠去，好不自在。我也须像它们一个样儿才得意咧。”

末后它那两个妹子劝它道：“亲爱的阿兄，我们小时先该学柔顺服从，才合正道。等我们阿父阿母说什么时候该出去时，方能出去。”

元首勃然道：“你们女孩子懂什么飞行之道？”

斑点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我们男女都是一样的，你偷要出去，谁稀罕来？因为你在窠中，委实给你占了好多位置呢。”

那时它们的母亲恰好从外边飞回来，即忙上前说道：“唉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我难道不能教你们相亲相爱，一块儿度日么？”

大家同声答道：“这都是元首的过失。”

元首嚷道：“都是我的过失么？你们倒好，凡是这窠中有了什么错事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你们说我多占了位置，索性让你们也好。不见我此刻早已缩在一边，我的位置也早已被斑点占去咧。”

斑点冷然道：“谁要你的位置来？这里尽由你进来呢。”

这时它母亲又出来说道：“我亲爱的孩子，快到里头来，做一只好好儿的小鸟，如此在你自己方面也觉快乐。”

元首道：“说来说去，总是这几句老生常谈。委实说我这窠中已觉太大，该出去见见世面。不见这世界之上正有着许多美丽的东西么？就是这里树下，也天天总有一只明眼美丽的生物到来，很要我飞将下去，和它一块儿在草上玩一会子呢。”

他母亲很吃惊地说道：“我的儿，我的儿，你可留心着。这一个外貌可爱的东西实是我们最可怕的仇敌，它的名儿就唤作猫。要知这猫儿简直是个张牙舞爪的大怪物呢。”

那些小鸟一听这话，都瑟瑟地颤将起来，即忙挤紧在窠里，一动都不敢动。只那元首却兀是不信，心中自语道：“我已长得这么大了，哪里还信这话儿，阿母也一定是和我开玩笑，并非实有其事的。我倒要使它们瞧我，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它老子娘出去时，元首便又站在那窠儿的边上向下边一望，恰见那猫小姐正在树下雏菊丛中洗脸呢。它那毛儿甚是光滑，又像雏菊花一般雪白，两个眼黄澄澄的，瞧去也很可爱。那时它抬眼向树上望着，眼光中带着那种勾魂摄魄的魔力，一面说道：“小鸟儿，小鸟儿，快到下边来，猫儿

要和你们玩呢。”

元首很快乐地说道：“只瞧它那双眼，好像黄金铸成的。”

当下斑点和歌手忙道：“别瞧它，它正在那里迷惑你，然后想吃掉你呢。”

元首把它的短尾儿一面在窠上挥着，一面说道：“我倒要瞧它怎样吃我下去，它真是个最美丽最温柔的生物，但要我们下去和它一块儿玩吧。我们也不妨下去玩它一会儿，这个老窠里，哪有什么玩意儿？”

这时，那下边的两只黄眼中又射出两道勾魂摄魄的精光，注在元首眼中，接着又放出一声银钟似的声音来道：“小鸟儿，小鸟儿，快到下边来。猫儿要和你们玩呢。”

元首又道：“它那脚掌也白白的，活像是天鹅绒并且煞是温软，我想里边一定没有利爪藏着呢。”

它那两个阿妹即忙喊道：“别去，阿兄，别去！”

不多一会儿，那育儿房的窗中，忽地起了一片可怕的呼声道：“呀，妈妈，快来瞧，快来瞧，那元首陡地从窠中掉将下来，已被我们的猫儿抓住咧。”

那猫儿衔着元首得意扬扬地跑了开去，可怜元首兀自在它利齿之间，不住地动弹着，无奈总挣扎不去。这狡恶的猫儿也并不就要吃掉它，正照着刚才说着的话儿要和它玩一会子。当下便衔着元首，一口气赶到那蓁蓁丛中的一处静僻所在。

那育儿房窗中五个头儿便也忙得什么的，兀是在那里东张西瞧地观望着。

看官们可知道猫儿玩弄那鸟儿鼠儿的法子么？它先把那鸟儿鼠儿放在地上，假作要赦免它们的样子，但等那鸟儿鼠儿准备脱逃时，就扑地跳将上去，抓住了纳在口中摇动着，戏弄虐待，无所不至。瞧它们去死近了，才一口吞将下去。它们为什么使这毒计？做书的也无从知道，但知道这是猫儿的天性吧。

那时杰密声嘶力竭地嚷起来道：“呀，它在哪里？它在哪里？此刻该赶快找到我可怜的元首，然后杀死那可怕的恶猫。”

正在这当儿，那密司脱和密昔司知更雀恰恰飞将回来，也和着元首姊妹们悲声叫着。密昔司知更雀一双明眼原很尖锐，一眼望见它儿子辗转蓼萸丛下，给那猫儿拍着滚着，于是鼓着两翅飞下来，躲在那丛草之上，不住地吱吱狂叫，叫得那小孩子们一起赶了出来。

杰密立刻钻入蓼萸丛中，一把捉住了那猫，口中还衔着元首，兀是不放。只禁不得他打了两三下，就把元首放了。元首虽经了一番痛苦，幸而没有伤生，不过身上血痕狼藉，已弄得不成样儿。羽毛既挣脱了一半，一只翅膀也折成了两截，瞧去怪可怜的。

那些孩子都惨然说道：“可怜的元首，性命怕不保咧。我们可有什么法儿救它？”

他们的母亲说道：“只把它依旧放在窠中，它母亲自有法儿救它呢。”于是掇了一乘梯子，他们的父亲便爬将上去，把那元首好好儿放在窠中。

过了一时，那其余的四只小知更雀都学着飞了，掠东掠西好不兴头。只这可怜的元首却闷躲在窠里，垂着个断翅，飞动不得。后来杰密怀着一片慈善之心，特做了一只精致的小笼，把它放在里头，天天把东西喂它。元首只在笼中往来跳着，似乎已很满意。然而它一辈子却变作了个不能飞的知更雀咧。

鬼新娘

〔英〕霍格

却说白根台来和白尔麦滑钵尔镇之间有一条路，两边荆棘为篱，编得密密的，便是兔子也钻不过去。圣老伦司节日的前一天，白根台来地主挨莱乔治山迭生骑着马慢慢地沿着那路走去，态度甚是安闲。头上戴着的帽子偏在一边，把手杖敲着马鞍前的撑杖，嘴里唱着诗翁劳白脱彭司的一支曲子，一边唱，一边笑，十分高兴。正在这当儿，猛可地瞧见前边不上几十步，有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女郎也在那里走。

地主见了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咦，好一个乖乖，出落得艳生生娇滴滴的，着实可人。只不知道她从哪里来的，从天上飞下来的呢，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？刚才我分明不见这一个亭亭倩影，简直是一刹那间的事，好不奇怪。我也不必去管她，这样现现成一个美人儿，为什么轻轻放过，快些儿去一通款曲，一亲芳泽，可也是一件韵事。”

地主正在那里自言自语，那美人儿忽地轻回香颈，流波一盼，姗姗地走上前边一片高地白甘冈上去，冉冉而没。地主又说道：“哼哼，你想给小蛮靴底儿我瞧么，这里你可走不掉，我还要和你畅谈衷曲咧。”说着，即忙赶将上

去，嘴里也不唱歌，心中只在那里想道：她真是个绝世无双的美人儿，她真是个绝世无双的美人儿，只是为什么踽踽独行，很使人不解。当下里就跃马赶上白甘冈，向前一望，哪里有什么美人儿？早已形销影灭，不知所往。

地主又自语道：我再赶往前边瞧去。便加上一鞭，飞驰而前。不道转了好几个弯，依旧不见那美人儿。心想，她难道插着翅儿飞去么？我再追去，定要追到了她才罢。于是把鞭子乱鞭那马，飞似的向前追去。半路上却遇了他朋友密司脱·末茂苔。

末茂苔高呼道：“哈罗，白根台来，追风逐电地往哪里去？”

地主勒了马，答道：“我追一个女子。”

末茂苔道：“你这样追去，想来那女子定能被你追到，除非她坐了氢气球上天去。”

地主问道：“因为她已去得很远了么？”

末茂苔道：“那女子到底向哪一条路上去的？”

地主道：“便是这条路。”

末茂苔不说什么，只呵呵大笑起来。

地主忙问道：“我亲爱的先生，你笑什么？因为素来和她相识的么？”

末茂苔笑着答道：“呵呵呵呵，我哪里认识她？白根台来，你和我说，她究竟是谁家的娇娃？”

地主道：“我也正要把这个问你。你刚才所遇的女郎，究竟是谁家的娇娃？”

末茂苔道：“白根台来，你痴咧。我一路走来，除了我一人以外，并不见半个人影，哪里遇见什么女郎？但这一里半之间，也并没旁的路呢。”

地主咬着唇，面上现着猜疑之状，说道：“原是原是，这里唯有这一条路。这个我真莫名其妙了。先是我和她相去很近，瞧得个清清楚楚。身上穿着一袭雪白的白罗衫子，头上戴着一顶矗着青色羽毛的青色花冠，玉脸上罩着一个青纱面幕，下幅披向左肩，垂在那杨柳腰下。像她这么一个天上安琪